

蔣總統對道統哲學本體論與方法論的闡發

「科學的學庸」研讀心得

張載宇

目次

前言

一、道統哲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

三、中華道統及其傳授的心法
四、中國政治哲學的真諦

二、古代大學教人之法

結論

前言

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個名詞，所謂道統和理學，就是現代哲學的同義語。唐代以前多言道，所謂「天道」「人道」；宋代以後多言理，所謂「天理」「性理」。道是動態的，理是靜態的；道傾向於實踐，理傾向於探研。「道統」一詞，出自朱子中庸章句序。道統是民族傳統的哲學，可以說是我們古聖先賢所傳下的一套生存法則和奮鬥精神，也代表我們民族國家為其生存理想的奮鬥歷程。道統哲學一詞，則出自民族領袖——總統 蔣公手著的「科學的學庸」。

哲學是尋求人生真理與宇宙真理的學問。中國人尋求真理的思想方法，與西方人不同：西方人是純思辨的，先在思辨中尋求建立一套真理，再回頭來以之指導人生行為，求能配合這套真理；中國哲學，與人生融凝為一，貴在學思並舉，知行並重。西方人的理想與現實並非一致，靈的世界與肉的世界是雙重的；中國人的理想和現實融為一片，人生與自然合為一體，知行相輔，交替前進。中國哲學的體系和精神，並不表現在其思辨上，而是表現在其人生過程中，完成於其人格上。中國哲學以天道天理來解釋有自由意志的人類社會應遵守的道德律，以之融通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，也就是一套人生實踐的過程，與其說是一套思想，毋寧說是一套行為。因此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，沒有本體論與方法論之說，只有體用之分：大凡哲學的原理，為一切真理之所在即是體；而理法見於行事者謂之用。

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，至孔子集其大成。孔子以前，是中國人在創造中國文化；孔子以後，是中國文化在創造中國人。孔子不僅是一位大教育家、大政治家，尤其是指導人生最高真理的大哲學家。孔子對人生的大理論是一個「仁」字——「仁者，人

也」，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孔子對宇宙的大理論是一個「誠」字——「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」，「至誠無息」，惟至誠能盡性，而參天地之化育。孔子以「仁」來充實人生界，以「誠」來探討宇宙界，把個人擴充到宇宙，宇宙歸結到一本，其基本論點，實是天人合一，心物一體，知行一致的。

孔子的哲學思想，以學庸爲其代表。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，中庸爲孔門心法的傳授，兩者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，亦爲古代最精微而實際的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。領袖手著科學的學庸，是從時代觀點對學庸作嶄新的研究，並指出中庸是本體論，大學是方法論，闡揚天人合一、心物合一、知行合一哲理，發揮修己治人、內聖外王的傳統精神，實爲復興民族文化、解決共產主義思想的根本。我們要精研這部道統哲學的寶典，從民族傳統與時代思潮的融會中領悟學庸的精義，並進一步從思想的精微處體認 領袖的訓示，從行爲的平易處實踐 領袖的訓示。

第一 道統哲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

壹、科學的學庸的意義和精神

科學的學庸，包括大學之道上下兩篇，中庸要旨與政治的道理三種訓詞。大學之道係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，中庸要旨係二十五年三月在陸軍大學講，政治的道理係二十八年三月在中央訓練團講。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國防研究院重講，合爲科學的學庸，復於五十一年九月，五十二年八月，重加修訂，始成定稿。附錄有大學章句，大學古本，親批王陽明大學問，手記讀王陽明大學問的幾點意見，親批王陽明答羅整菴少宰書，手撰自勉四箴，王陽明致良知究竟話頭，中庸章句。

領袖說：「大學中庸二書是不可分的，一般所謂學庸，便是指這兩部書互相貫通的要旨而言……大學以格、致、誠、正爲本，而中庸一書，亦以存誠慎獨的誠字爲體，所謂『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』，這就可看出中庸是本體論，而大學則是方法論，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賢遞相傳習的道統。」（註一）又說：「大學與中庸合訂成本，乃是一部哲學與科學的相互參證，不僅是心物並重，內外一貫，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善的教本，所以我乃稱之爲科學的學庸。」（註二）中庸盡性，大學窮理，中庸精微，大學開展。中庸以天命之性爲本，以率性之道爲體，以修道之教爲用，而誠爲體中之體。大學內習格、致、誠、正的聖功，外明修、齊、治、平的王道，而以修身爲貫通內外的樞紐，修身是用中之用。離却至誠，無體可言，除了修身，一切方法都會落空。中庸自誠而明，自明而誠，是內外一貫，天人合一，心物一體；大學自明而誠，由「知止」而達「至善」，是體用一源、內聖外王，知行合一。領袖本其數十年的修養工夫，深造自得，體認出「中庸的道理，還要探本入微，簡要精切」，而確立道統哲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，詳加闡述，互爲發明，使一般人對於傳統哲學易於領悟和實踐，對

復興民族文化，實有莫大的貢獻。

貳、心物合一的本體論

領袖認為「宇宙的本體，應是心物合一的。宇宙與人生，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上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」。他沉痛地說：「大學與中庸二書，都在證明心物合一的道理。我以為這『科學的學庸』的精神，乃是中國文化的中心。無論其說什麼新文化與舊文化，如其離開了這學庸的精神——就是心物合一的哲學，絕不能成為中國有益於復興民族的文化，更不是中國的傳統哲學了。」（註三）又說：「歷來關於哲學的辯論很多，最大的爭點就是唯心與唯物兩派，這兩派都有所偏，都不是哲學的正統。共匪就是徹底的唯物論者，蔑視精神、毀滅人性，猖狂妄為，盲目冥行，已引起全國人民和愛好自由民族絕對的反抗，其最後必因這種哲學思想上的矛盾而歸於敗亡，是毫無疑問的。我們總理民生哲學思想，乃是不偏於唯物，亦不偏於唯心，而以民生為歷史進化的重心，可說是綜和心與物二者的最高理論。這與近代哲學界『中立一元論』完全相合。近代哲學懷黑德教授批評『自然二分法』的錯誤以來，產生『物心合一』的新理論，其大意說物質不能離開心靈，對象不能離開思維，換言之，就是心與物二者並無嚴格劃分的界限，既無所謂心，亦無所謂物，一切惟『事』而已。這種所謂事，就是人類憑其精神知覺，體察自然，運用物質各項的總稱，也就是心與物的綜合。」（註四）「心物合一」一詞，未見於古代學說，亦未見於國父遺教，乃領袖融合西方現代哲學的「中立一元論」，與我國古代哲學「性」與「理」的關係而首創的。領袖認為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，漸趨接近我國傳統的哲學思想，這也是一項重要的論點，對復興民族文化，溝通中西文化，均有重大的影響。

領袖哲學的本體論，既不偏於唯心，更不偏於唯物，而着重於人性論，其理論的出發點，雖基於民生哲學，而思想的源頭實出於中庸。最後修訂中庸要旨時，將其自勉四箴附錄示世，其「天命思想」，完全涵泳於四箴之中：「本然自得」自樂而養天；「體仁集義」自修而畏天；「主敬立極」自強而法天；「寓理帥氣」自安而事天。天道之在人者為性，率性而行即是道，道統精神，即已寓於「養」「畏」「法」「事」的義理與實踐的工夫之中。

領袖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，這三句是一氣相承的，乃是中庸全書之綱要；而中間率性之謂道一句，為承接上下兩句的樞紐。」（註五）天命就是自然推行無窮的生命；就其本體言，就是宇宙的生機，也就是天性；就其對宇宙萬物的功用言，就是自然運行的天理。率性就是順應天性，天性人性本屬一體，順應人本身的天性，則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，就是所謂「道」。道是學問的根源，也是教育的中心。所謂修道，就是求合乎自然之理，修明這一個合乎天性的道理，就是所謂「教」。天命就是道的本體，道就在順應天性的事物之中，神而不秘，生生不已。孔子教導其弟子尋求的，是基於天道的人道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就是自然法則的倫理規範，也就是一種人與人相處之道，簡單的說就是「仁道」。

人人本其固有的內心之仁，隨人隨地隨時推展，以形成一種可以普遍適用於人類全體、天下萬世之道，這就是中國哲學的本體論。

領袖又說：「依照朱子序文所說，率性之謂道的道字，就是闡明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（信也）執厥中』，堯以傳之舜，舜以傳之禹的中國歷聖一貫相傳之道。我以為這四語，實在就是中國道統所傳授的心法中之要訣，可名之為道統四語訣……至於道之本質，乃在於允執厥中的『中』字，這中字，即指中庸之『中』而言；而在修養工夫上說，這『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謂之中』的意思，亦兼而有之。」（註六）中庸之『中』，是指天下的正道而言，正道之『中』的範圍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不論心物，無分內外，皆包涵於此道之中。喜、怒、哀、樂是人之情，情以事生，是心理的現象。人在喜、怒、哀、樂未發的時候，心無所感，即得天性本體之『中』。中庸以中之義來說『性』，故曰：「喜、怒、哀、樂未發謂之中。」「允執厥中」，就是要把握這天下的正道和自然的天性。

中庸說命說性是心，說教說情是物。命為自然的環境，性為自然的規律，環境可因教而變遷，規律亦因情而改易，精神可以改造物質，物質可以轉移精神，相互為用而不可分。中庸統攝心物，融會貫通、步步踏實，富於人生積極的旨趣。「宇宙之大德曰生」，本然的天性是生生不息的。整個自然之理，都在求生存，道就是宇宙萬物生存發展的法則。國父民生哲學，追本溯源，實亦出於中庸。

叁、修己治人的方法論

領袖說：「大學之道，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，是孔子繼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的道統的真諦，亦就是我們總理思想學術的本源。」（註七）又說：「大學這部書，把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，都包羅無遺，發揮盡致，可謂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，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，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，乃是本末兼賅，惟精惟一、修己治人、明體達用之道。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家人之事，大學一書，把個人的內在修養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，發揮到了極致，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。」（註八）大學章句第一章，為全書的綱領，也是整個大學方法論的綱要，其要義可分為以下各項：

一、大學之道體系 「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」，構成大學之道的整個體系，朱子認為是大學之道的三個綱領，領袖傾向於王陽明先生的解釋，認為三者可構成大學之道的三個要則，但因其成分與功能，有先後程序之別，不能並列為三個綱領。明德為人性所固有，就是中庸「天命之謂性」之所指，也就是「天性」「天理」。明明德就是實踐「率性之謂道」、「修道之謂教」的行為。

二、修己治人條目與工夫 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

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；知至而后意誠；意誠而后心正；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；家齊而后國治；國治而后天下平。」這八項條目，是從修己以至於治人所應有的先後程序與實驗工夫：前段用逐次推究的方法，逐層追本，而區分為八項條目，都是人生實際問題，究應如何着手，歸結其根本原理在於格物，平天下的根本，就在於用科學的方法和精進，求得事物的真理，融合人群，利用自然；後段轉回頭來，用逐次推展的方法，逐層擴充，而成已成物以達止於至善的目標。這八項條目，也就是八層實在工夫，統攝心物，內外一貫，先就自我驗證，逐層創造，由觀念形成意識的實體，發為人生的心靈與生命。明代黃梨洲先生曾說：「心無本體，工夫所至，即是本體」，指出了學庸貫通的精義。

三、精神修養的程序 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這五段思維方法，是止於至善修養的工夫與功效，也是處理一切事物運用思維必經的程序。「知止而後有定」；與「止於至善」的兩個止字，是上下聯接相關的。「知止」是知的歸結，「止於」是行的開始，為內外貫通、知行合一的關鍵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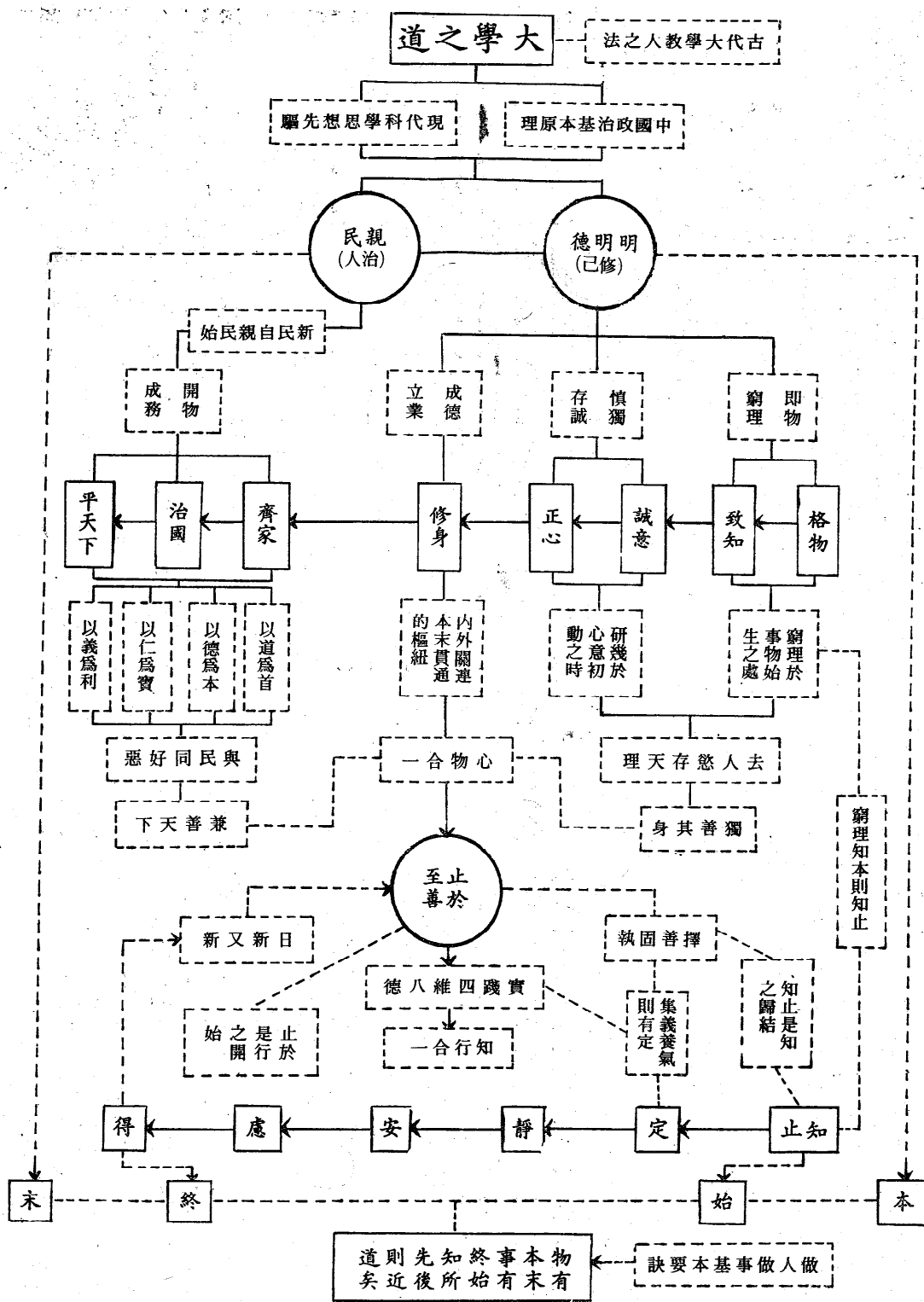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做人做事要訣 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是指示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訣。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為主」，大學教人，極為平等，無分貴賤，都是從修身做起。最後總結以「其本亂而末治者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」。以加強「知無先後，則近道矣」的意思。近道就是合理，也就是合於科學的精神和方法。

領袖說：「大學裏面所說的道理，群己內外，本末先後，逐層推展，層次何等分明，這些科學的組織體系，又是如何的自然而精密。」（註九）中國傳統哲學，是以內修工夫為外治工夫的根本，統一道德和知識，溝通文化與政治，基本精神最接近現代的科學，所以 領袖說：「這大學一書，不僅是中國正統哲學，而且是現代科學的先驅，無異是開中國科學的先河。」（註十）

第二 古代大學教人之法

壹、大學全書的意義與精神

領袖說：「大學序言開宗明義第一句，就是『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』，這一句話，就將大學全書的意義與精神都道破了。我們就此可以知道這部書的性質，更是着重教育的方法，不僅是講政治哲學而已。所以 總理說，要把它當作知識範圍來講纔行。」（註十一）中國傳統文化，建基於個人，而直達於天下，哲學思想的表現：就整個社會說是政治，就各個分子說是教育，古人為學做人次第與要領，都包括在《大學》一書中。



大學章句，計經一章，爲初學入德的門徑，傳十章，闡述綱領旨趣與條目工夫。大學之道訓詞：上篇闡釋三綱八目的關係，與修己治人一切修養工夫的程序；下篇補充講述格致與科學的意義，知止與定靜的工夫，以及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法則，茲就兩篇主要論點簡述於後，並綜合兩篇精義如表一。

貳、修己的基本工夫

明明德是修己的基本工夫，爲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的綱領，構成大學之道的第一個要則。「明德」是人與生俱來的德性，亦即中庸天命之性之所指，明德即是天性、天理。明明德是實踐中庸率性之道的行爲，就是不要使這與生俱來的天性汨沒，而要去淬礪他、光大他，使明德天性保持其本體的純明，不爲外物所蔽，日益發揚光大，充實完善，所以是修身的基本工夫。

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」，身是心之形體的運用，心是身之靈明的主宰，修身就是要爲善而去惡。一個人的思想行爲，皆以心爲主，故必存養省察，慎獨存誠，使此心保持湛然清明，公正無私，所以正心是修身最吃緊的工夫。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」，所謂誠意，就是毋自欺，毋自欺以慎獨爲始，要在人所不知、惟己獨知之處，去人欲，存天理，以虛心實意，惟精惟一，處理一切事務，而無愧於宇宙之間。誠是內聖的根本，誠意是善惡的關頭。「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」，致知是致內心的良知，陽明所說的「致良知」，就是要求得真理。辨別善惡，全靠自己有良知、有識力。如果識力不足，勢必見理不真，察事不明，是非莫辨，則意無從誠，心無從正，身更不能修了。所以致知是迷覺的關頭，誠意的前提。「致知在格物」，我們要認識真理，充實智能，先要能分析事物之理。格字有兩種解釋：「格者，至也」，我們在心與物的接觸過程中，要用我們的知識，把這事物的理一件一件分析起來，徹底認識其事物真理至於極處；「格者，正也」，對一切客觀事物，都要本良知判斷其是非，決定其善惡，而得到最正確的認識。大學始教，重在啓發人的天性和本心，故以修身爲本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，是就修己工夫所用的條目而言，雖各有其所，其實雖是一物。修、正、誠、致、格是條目所用的工夫，雖亦各有其名，其實只是一事。條目是工夫之形，尚可分爲先後；工夫是條目之神，雖分爲五事，其實只是一體。不過所謂一體，是就「心之仁」而說，這就是天地萬物一體立論的根本，如就知識和事物而已，還是各有不同。大學「致知在格物」一語，實在是「心物合一」哲學最好的說明。

參、治人建國的基本工夫

親民亦作新民，是「治人建國的基本工夫」，爲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綱領，構成大學之道的第二個要則。大學基於倫理

而演爲德治思想，有民主大同之義。各個人明德修身之後，便要推而廣之，喚起民衆，使社會上一般人都能改除舊習而明德日新。親親之義，爲倫理思想的根本，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才能明明德於天下。

「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」，治平工夫，必須由小而大，由近而遠，先要從一國（一省或一縣）治理得很好，人民大都能了解四維八德，實踐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再推而廣之至於天下（全國）。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」：狹義的家指家庭，只要其家庭親親敦睦，明禮守分，有綱有紀，就可以作社會的模範；廣義的家指社會，必使社會上家家戶戶均能齊一平均，沒有貧富懸殊，苦樂不均的缺憾，然後才能由小康而致大同。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」，中國傳統文化，一切寄託在人生實務上，也就是寄託在人生實務的道德修養上和教育意義上，所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大學所說修、齊、治、平的體系，並不是政府與人民的統屬關係，乃是由個人以推至家庭、社會、國家與世界，平面的由內而外，由近而遠，逐層推展的關係。齊、治、平的經世之學，主要還是建立在各個人的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的心性之學上。心性之學的最高境界，以誠爲原動力，由仁而智而勇，由成己而成人成物，以個人爲中心，而以天下爲極量，由內聖而達外王。

肆、開物成務的準則

止於至善，總括明德（修己）、親民（治人）兩要則，爲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的總綱，開物成務實踐篤行的準則，構成大學之道的第三個要則。在三綱中，至善是明德親民的極則；在八目中，修身爲內外關連、本末貫通的樞紐。

明明德是「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」，親民乃「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」，明明德即在親民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，合則止於至善。止於至善有兩方面的意義：一是「精益求精」，「以求至乎其極」的意思；一是「擇善固執」，「止其所止」的意思。一個人明德親民，向理想的至善之境，不斷進取，日新又新，必求達到至善之境，於理已無到不窮，於性已無到不盡，萬物能各得其所，千古不易其道，至此方得爲止；把握此至善的一點，而固執不變，堅定不移。

中國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個善字上，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。人道就是仁道，「存之於心便是德，施之於物便是善」。德貴自覺，善貴及人，自覺基於明德，及人始於親民。一個人要能明德自覺，親民愛物，才能逐次進取達於至善的地步。由盡性以至止於至善，乃中國人的最高道德信仰。三綱一以貫之，在於明明德。明德也就是止於至善的境界所在，不是於明德以外，還有另外一個至善的境界。八目以治平爲歸，以修身爲本，而以格致爲其基本工夫。修己以治人，內聖而外王，所以陽明稱之爲「大學問」。

伍、哲學與知止定靜的工夫

大學於三綱之後，緊接着提出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的五段思維，是說明止於至善的程序和功效。五段思維由「知止」開始，知止乃是求得真理，止於真理。知止才能集義養氣以「定」其心；心能堅定，然後妄念不萌，澄澈光明，做到「靜」的工夫；靜了以後，便能怡然自得，進入「安」的地步；安了之後，對於事物物，便能深思遠「慮」，精研熟察，調處一切，無往而不「得」其宜，亦無往而不收其功，這就是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的意思所在。領袖認為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底工夫，就是進於危、微、精、一、中的門徑，曾在有關訓詞不厭其詳的闡述其精義。（註十二）

「知止而後有定」的「止」字，是跟着上面「止於至善」的「止」字而來的。其意義是一貫的。止於至善，即止於真理，止於良知。自格致以至治平，八層工夫，都是實在問題，各有其基本道理，也就是各有其「知止」的所在。領袖認為哲學與知止、定靜的工夫，可以「窮理知本則知止，集義養氣則有定」兩句話來包括。窮理知本則知止，不僅是研究哲學的法則，也是致力科學的原理。

陸、科學與格物致知的意義

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，是說一切事物，皆有本末、始終、先後所在，辦事要先看清本末，分別先後，更要能貫徹終始，然後才能有成，這樣也就合乎科學的精神和方法，所以古人有認為這四句是「格物致知的正解」。

在大學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八目中，格致是做人做事最要緊的工夫，亦即為修己治人的根本所在。格致的意思，就是要窮究事物至其根本道理所在之處。古代稱格致為科學，就是因為格致是以科學的方法和精神來求一切事物的至理。領袖早年，曾就研究所得，做過一付聯語：「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」，上聯是格物、致知的根本道理，下聯是誠意、正心、修身的基本工夫，不僅說明了科學與格物、致知的意義，也代表了心物合一的哲學思想。

領袖講述大學之道時，又對宋明朱子與王陽明格物意義解釋的不同，闡釋甚詳。領袖說：「朱王為學，都不外窮理盡性，格物致知，不過其教人為學的方法，朱則要教人先研究事物而後歸之約，王則要使人先發見其本心，而後使之研究事物，其實這只是在其邏輯方法運用有所不同罷了。換言之，依照今日一般說法，就是：朱則用歸納法；王則用演繹法。朱則要博而約，由外而內；王則要由約而博，由內而外。其實兩者皆互相為用，就可殊途同歸」。（註十三）至於理與性及心、意、知、物的解釋，領袖認為陽明所說「理一而已矣；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則謂之性；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則謂之心；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，則謂之意；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，則謂之知；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，則謂之物（事）。故就物而言謂之格，就知而言謂之致，就意而言謂之誠，就心而言謂之正。正者正此也，誠者誠此也，致者致此也，格者格此也，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」，其意義的精確，為前人所未發。領袖復加以評斷說：「陽明在當時雖對程朱大學的解釋，其意義是完全對立的，但在五六百

年後的今天，我以為此二子的哲學基礎，皆是一本於理，一本於天命之性，其文字解釋，雖有不同，而其在基本精神上，並無多大出入。因為中國道統哲學，皆以天理天性爲本，而且這天理天性不僅指人，亦包括於天地萬物之內。」（註十四）又說：「人爲萬物之靈，無論科學進步與物質發明，以及一切政治、社會、軍事的建設，皆要由人來研究、來發明與使用，譬如今日的核子，都是由人心之靈所發明而製成的，如果沒有這人身之靈明主宰之心來發明，和人心之形體運用之身來使用，那麼這個核子仍然是一種無用之物而已，這就可知道物理與心理的關係，亦就是人與物的關係，心理是爲物理之主，而物理不過聽命於人之心理而已。惟人心之本原出於天，亦即天性天理之所在，而所謂良知，是乃天命之性，是心之本體，自然靈昭明覺者也。」（註十五）宋明理學是宏揚道統的哲學，其精神所在，「重在與佛家教義爭心性之微，爭宇宙之奧」，致被後人認爲是唯心論，實則並未遺棄物質而專重於精神。陽明哲學，不僅是心物一體，而其知行合一之說，也是本於格物致知而來的。宋明理學的主要問題，在只重心性之學，忽視經世之學，而置人羣治平大業於次圖，實際上孔孟之學，是由內而外，着重於內聖外王的一貫，在道德範圍重心性，在知識範圍重經世，兩者的均衡和統一，即合內外之道，和天合一，爲學問的最高標準，也就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最高境界。

柒、政治與治國平天下的法則

大學章句第十章，釋治國平天下。領袖歸納這一章的意義，在「以道爲首，以德爲本，以仁爲實，以義爲利，而以財爲末，其意義乃務在與民同其好惡」；並指出治國平天下法則，有左列三項：

一、以仁爲本的理財法則 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」，「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（疾者捷也）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」，是有關國利民福的財政經濟法則。前一段是說有德者才能得民，有土而後才能生產；後一段是說生產多，消費少，加緊生產，節約消費，則經濟自然寬裕，而財爲人用，亦即能止於善，也可以說是我國固有經濟學說的生產論與分配論。

二、舉賢退不善的人事法則 「唯仁人，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（命者慢也）；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」，是善善惡惡的行政用人法則。明德選賢爲愛人之本，賢者近，則不賢者退。舉賢是人生的責任，古者以鄉射之禮，使民興賢與能，即教民選賢與能，擔任地方自治的工作。行政用人的基本原則，在能用善而去惡。

三、愛民立國的政治法則 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」，「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」，「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」，是立己立人的政治法則。首段是發揮民主的精神，好惡由民，此之謂民之父母，亦即是民主的領袖，次段的道，在現代來說，就是指主義政策，道得衆就是主義政策的實踐，要能合乎民衆的要求。末段所說的

大道，就是治國平天下的主義，求大道的實現，必在忠信，非空言所能濟。能忠信，即能得治平的至義，如驕矜或侈肆，則失治平的至義，這就是我國古代民主的理論。

捌、「大學是方法論」的主旨所在

領袖說：「中國道統哲學之偉大，不僅人已不分，而且是心物一體，內外一貫的，今日之物理與科學，研究發展的由來，皆不能超越過他這一個學說。」（註十六）又說：「對於這些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，大學問，沒有幾個人肯來切實重視，更無人能精研洞達，切己體察，而來竭力推行的，以致中國自古以來獨有的政治哲學這件寶貝，無人能够認識，因此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智能，也就隨之泯滅，國家危亡，如何能免？所以總理會說：這種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的道理，本屬於道德之範圍，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，才是適當。」（註十七）這一段話，我認為就是領袖提出「大學是方法論」的主旨所在。西方人研究哲學，首先着重知識哲學。知識哲學是一種研究知識的學問，不只是知識的方法問題，且為知識的理想或真理。關於這層道理，中國古人早已發見，並且最先提示出來。

大學的貢獻，在把全部複雜的人生界，內外、本末、先後，舉出一個簡單的概念與系統來包括了：就體而言，是以明明德為始，進至親（新）民，而以至善為止；就用而言，是從格物致知做起，進而誠意正心，其效用在於修身，而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歸。格致是知識哲學，誠正是人生哲學，修齊是倫理哲學，治平是政治哲學，逐步的求證驗而再逐步的向前進，把人生境界不斷提高，精密自然而開展，內聖外王，為任何思想所不及，所以領袖稱之為「中國政治基本原理」，與「現代科學思想先驅」。

第三 中華道統及其傳授的心法

壹、中庸的主旨

朱子中庸章句序說：「中庸何為而作也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，繼天立極，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。其見於經，則允執厥中者，堯之所以授舜者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……夫堯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聖也，以天下相傳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際，丁寧告戒，不過如此，則天下之理，豈有以加於此哉。」自是以來，聖聖相傳，中庸一書，即在闡述這一貫相傳之道。

中庸章句，分三十三章，而以第一章為全書的總綱。這一章就是「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」，約可分為三段：首明道之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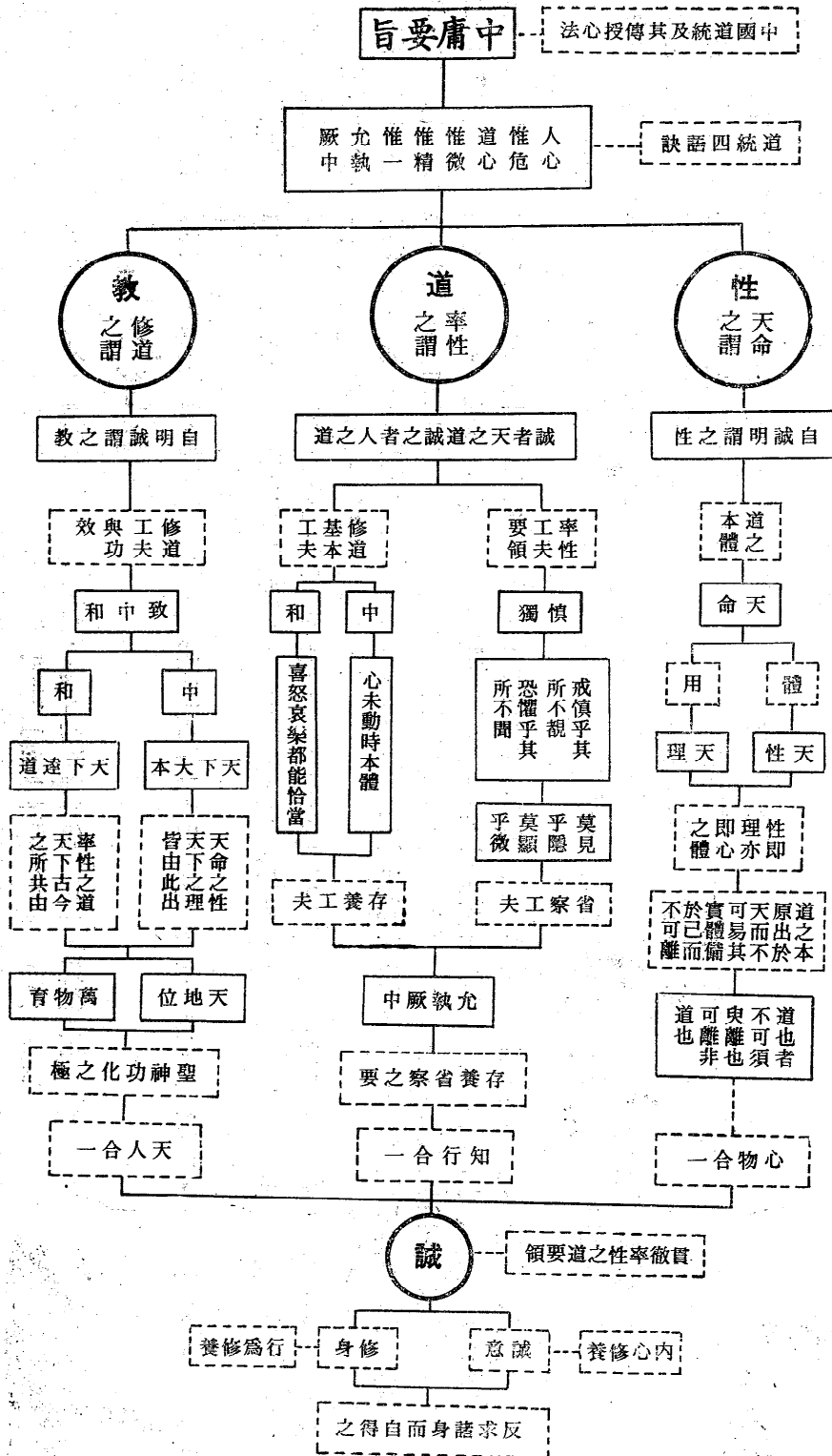
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；次言存着省察之要；終言神聖功化之極；而以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」爲三者的總結。其後各章，皆係就以上反覆闡述。

中庸全書主旨，在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三句。中庸章句緒言說：「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，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所謂「始言一理」，是指天命之性而言的；「中散爲萬事」，是指率性之道而言的；「末復合爲一理」，是指修道之教而言的。天命是道的本原，自天而推之人，就是「率性之謂道」；自人而復乎天，就是「修道之謂教」，教就是要回復其本原的天性。物各有性，人的性靈於萬物，所以能够因教以明之。「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」，三句連貫起來，正是闡明「心物合一」的道理。中庸所說的道，本末一貫：廣博的演繹起來，可以放之宇宙，無所不包；精約的歸納起來，則可退藏於人心至微至密之境。中庸的道理，實在是「探本入微，簡要精切」，我們要詳讀精思，並與大學參互研究，對於古代哲學的精髓，才能够洞察無遺。

中庸要旨訓詞，指示研究中庸的方法與次第，闡釋中庸之體用及與道之體用之功效，所言多修養的工夫，非純粹的理論。領袖說：「中庸所說的道理，完全是天理人情必然的正道，惟其關鍵即在『率性之謂道』，而貫徹此『道』的要領，全在於至誠之道的一個『誠』字，就將我們修身處世作事的要則統統說盡了。」（註十八），又在結論中諄諄的說：「我今天特地舉中庸一書之要義爲大家解說，希望大家回去之後，能再加共同檢討，或各自研究透徹，真能瞭解人生的意義及其究竟所在，從此建立其一定不易的人生觀，這就是我今天所要提出中庸之道特來講授的意思。若大家真能本此努力，即知即行，那我相信大家就都能建功立業，雪恥圖強，自不愧爲我們 總理的革命信徒，完成我們復興民族的使命了。」（註十九）茲就中庸要旨主要論點簡述於後，並綜合其精義如表二。

貳、中與庸的意義

中庸章句緒言說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；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舉之於書以授孟子。」這幾句話，給中庸二字下了一個最確切的定義。所謂不偏之謂中，是說「中」要有一定的方向和位置，物理學上之所謂重心，亦是不偏不倚而恰落於一點的，以形體言有中心，在力學言則有重心，天下任何事物，未有無重心而能成立的，也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事的。這中庸之中，就是「大中至正」，「中立不倚」，「屹立不搖」之意，亦即所謂「主敬立極」，「擇善固執」，「允執厥中」之意。所謂不易之謂庸，庸就是平常與至正，日常所見所行而無可變易的意思；就科學言，物質不滅，能力不滅的定則，就是庸的原理；就人事言，自強不息，就是庸的精神。



領袖說：「我們讀了這『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』二語之後，不僅了解中與庸的意義，且可了解這『道』與『理』的意義及其關係所在了。所謂道，必須是至中不偏之謂；所謂理，必須是一定不易之謂。」（註二十）天下事物，都有其一定不易的道理，玩弄巧妙的手法，只可僥倖一時，沒有投機取巧而終能獲得成功的。我們在最危險艱難的時候，只要以正常的道理去做，不必慌張，不要紛亂，只求合理，只要適度，終會能達到我們的目的，這就是中庸之道。

叁、道之本與道之體

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三句，是說明「道」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二句，是說明「道」之體備於己而不可離。

天命之天，是指自然之天，也就是指宇宙的生機而言，這種生機，和人性相通，以人的眼光來看，就是天性、天道，就人而言，就是陽明所說的良知。人之所以為人，道之所以為道，聖人之所以為教，原其所自，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己，所以陽明說：「天即在我心中，而不是要在此之外，去別求一個天。」

天道人道，本是一體，即人即道，道與人之間，本沒有絲毫間隔。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」，是說「道」就在每個人本身的內心，只要能自反於心，其道就能自得了。自得之道，就是指與生俱來的天人相通的「仁」心，我們要窮究人生之理，當求之於內心的「仁」。「仁者人也」，人之性即天性，亦即自然之理。一個人只要能存天理，去人慾，即可「參天地，贊化育」，與天合為一體，只要真能「存心養性」，「慎獨存誠」，很自然地就可以達到「天地與我並存，萬物與我為一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天命、天性與天道，本是一貫的，所謂修道，就是要把自己汨沒的人性與仁德修明起來，恢復轉來。無論何事何物，必有自然之理存乎其間，能研究此理而求合於自然，一切事物未有不成功的，大學所說即物窮理的工夫，中庸所講天命、天性、天道與人性一致之理，就是我們做人的基礎、教人的道理，這亦就是修道之謂教的意義所在。

天命之性是道的本體，我們生存於宇宙之間，每個人都具有其與自然之理——天性相通之道，所以說，道的本體即具備於每個人本身以內，不可以一時的離開；倘道而可以離開，那就不是真道、不是真理了。

肆、省察工夫

「是故君子戒懼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；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」領袖指出這段話是說「存養省察之要」的省察工夫。省察工夫是指「主宰虛靈」時的修養而言，前段屬於「省」的方面，後段屬於「察」的方面。全段主

旨在闡述「命」「性」「道」的本質，而以「慎獨」爲「率性」與「修道」工夫的要領。

戒慎是警覺、防備、慎重的意思，恐懼有自反、自省、自強的涵義，兩者都是心靈的作用。意念未起，謂之不觀不聞。觀必定有形，聞必定有聲，兩者都是物質的作用。不觀不聞，是對天命來說；戒慎恐懼，是對人心惟危而言。必須在不觀不聞之處，常存天理之本然，時時反省，自明其德，不爲物欲所動，不爲私心所蔽，才能允執厥中。

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是闡明天性的本質，與天性隱微的狀態，是對道心惟微而言。意念起於隱微之際，正是省察工夫的關鍵所在。獨知之境，是慎獨的契機。慎字含有精的意義，獨字是一的意思，慎獨是對惟精惟一而言。要在人所不觀不聞的隱蔽之處，迹雖未顯，其幾初動的時候，痛下存誠慎獨的工夫，才能收省察的功效。

伍、存養工夫

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領袖指出這一段是說「存養省察之要」的存養工夫，此未發之「中」，與發而皆中節之「中」，就是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之「中」；亦就是說明這中和之「中」，乃是「修道之謂教」的基本工夫，以此修己、以此教人的道理。

「中」是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」時的現象，也就是領袖常說的「無聲無臭，惟虛惟微，至善至中，寓理帥氣」的現象。這樣的「中」就是天下之大本——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。這未發之中的「中」字，乃是心未發動時的本體，一切無所沾染、無所執着的現象，是專對內心和精神而言，乃是存養省察之要「存」字的工夫，亦就是修身立業之大本。

「和」是喜、怒、哀、樂發現時的心理現象，一切言行皆能中節，而無過與不及之處。這樣的和就是天下之達道——率性之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。中節之和的現象，是喜、怒、哀、樂都能恰當而不過分，乃是存養省察之要「養」字的工夫，亦就是處世接物的圭臬。

領袖說：「就以上所闡述中和兩字的意義而言，我認爲皆是在發揮允執厥中一語的工夫及其效力所在：其在靜而言謂之中，在動而言謂之和；亦可說中爲靜中之和，而和爲動中之中。故無論其言中與和，皆不出允執厥中的中字工夫之外。這是我最近研究所得的結果。」（註二一）這段話，是五十二年最後訂正時所說的。二十五年講詞中，只說「中就是心未動時的本體，無論喜、怒、哀、樂無所繫懷，既無歡樂，也無悲哀，既無惱怒，也無所謂欣喜，而心體靈明，本來自在，這就是中的現象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只有存着天理本然之善，而無外誘之私，既不偏於悲觀而失望，也不偏於樂觀而放佚，這就不易之中，就是天下之大本。」從原講詞與訂正本比較，我們可以看出領袖在「深造自得」方面的進境。這種進境，在附錄的自勉四箴——「養天自樂，畏天自修，法天自強，事天自安」中，更可以看出領袖修養的工夫。

陸、聖神功化的基礎和效果

「致中和：天地位焉；萬物育焉。」領袖指出這三句是說「聖神功化之極的功効」；並提示這個「聖神功化之極」的道理，就是「孔門傳授心法」，只有心領神會，乃能得之。朱子所解「聖神功化之極」，是指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；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全段而言。領袖則認為「功化之極，是指天地位，萬物育兩句而言，而致中和則為聖神之事，亦就是修道至於功化之極的基礎。因之，必須先有聖神之功，而後乃能達到功化之極——天地位、萬物育的效果」。

依照朱子所說，「中和」的性質，就是「中庸」的釋義。「中」者天下之大本，「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，而天地位矣」；「和」者天下之達道，「自慎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所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焉」。領袖認為「這中和之中，只是形容其心理現象，而與中庸之中的性質及其範圍，是不盡相同的」。中庸之中指天下之正道，其範圍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無分內外，不論心物，皆包涵於此道之中。中庸之中，兼有中和之義；中和之中，則不能代表整個中庸的涵義。

領袖說：「實際上這中和就是率性之道，乃為治國平天下之大道」。（註二）這一句話指出了學庸貫通的要旨，也道破了道統哲學的奧秘。大學本於倫理，擴張而為人本主義的政治哲學，括以三綱領（三要則），而衍為八條目（八層實在工夫），建本於個人，而推展至天下，其體用一源的原理，就是中庸所說的率性之道，和修道之教。

「致中和」是修道之教的準則，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，是說中和的極致，不但萬物各得遂其生存，便是宇宙一切現象，也各循其合理規範而無不得其所，萬物各循其性，各得其所而不相悖，亦就是「率性之謂道」的註解。天理人情本是人人所固有，此即經常萬古不變的定理，人人皆有天賦之性，天性皆具有五達道與三達德的率性之道，我們只要窮究天理人性的本原，就人人所固有的闡發而篤行之，就是「率性而行」，也就是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現。

柒、誠為本體中的體

領袖說：「綜觀中庸全書要旨，其所以能致聖神功化之極的具體工夫，只是一個誠字。這個誠字，在第一章中雖未曾提起，但其所謂致中和，所謂慎獨，所謂率性，所謂修道，無不是有至誠寓於其中。直到了第二十章，更闡揚了這個誠字的作用，乃是貫徹天下之五達道和智仁勇三達德的樞紐。至其功化之極的效用，則可舉正文第二十三章「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參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

矣」。讀此就可知道實行此中庸率性之道，全在於行誠。所以第二十章說：「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」大家更應知道，這誠字，尤為智仁勇三達德所自出的原動力……三達德為入道之門，而至誠為行道之本，亦所以為實現中庸的法則。大家如能對於正文第二十至三十三章切實研究之後，不僅可以了解其「誠」的精義，且可徹悟其「誠」與天道人道相互關係，果能體察而實行之，自能終身受用不盡了。」（註二十三）這一段話，闡明了誠字在中庸中的地位。中庸「始言一理」，「末復合為一理」，這兩個理字，都是指誠字而言；「中散為萬事」，就現代觀點來說，「萬事」可概括倫理、德行、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宗教，以及人文與自然各種事物，都可以用一個代表人心信實的誠字，來貫通天人之道，而融為一體。「誠是實理，只是一個良知」，內接於心性，外通於天道，而以生生不已，純一不二的「無息」，來作其間的橋樑，所以說，誠是道統哲學之本體中的體。至於如何能做到誠字？其工夫如何着手？領袖也明白的指示我們，要分兩方面來說：「其一為內心修養的誠意工夫」；「其二為行為修養的修身工夫」。（註二四）

第四 中國政治哲學的真諦

壹、學庸與禮運的會通

政治的道理，是領袖就中庸第二十章——哀公問政，說明政治的要旨和功效，並會通學庸、禮運與古代其他政治學說，闡發中國以人為本政治哲學的真諦。領袖說：「總理生前常常稱道我國古代的政治哲學，曾說：『論到政治哲學的真諦，恐怕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。』總理所最推崇的乃是大學中庸和禮運。總理在三民主義和軍人精神教育中，屢次提到大學之道及禮運大同之治，至於中庸的道理，似乎沒有多所發揮，但是軍人精神教育講演中所說的智、仁、勇，與生而知之、學而知之、困而知之的道理，又說是非之別就是合乎道和不合乎道，並於分別說明智、仁、勇三者之後，又特別詳述決心一章，這些遺教，就都是由中庸一書而來的。中庸第一章在中國政治哲學上的價值及其地位之重要，我從前已經在陸軍大學裏講過了，今天要將他第二十章即哀公問政一章，特別提出來講解。這實在是我們同志，尤其是擔任黨政軍各級幹部的同志，不可不熟讀精思的一部治國行政、革命立業的要則。大家如能把這一章書裏所講的要點，拿來和大學禮運相會通，就可以明瞭我國政治哲學的真諦了。」（註廿五）

政治的道理與大學之道兩篇，雖然同以闡揚我國政治哲學為主旨，其區別在：大學之道，側重政治哲學，兼談人生哲學與教育哲學，注重政治學的條目與程序；政治的道理，補充闡發中庸全書中「誠」字與「道」字的要旨和功用，側重實際政治的實行方法和功效。

貳、哀公問政章的要義

領袖首先提示本章爲孔子答魯哀公的話，因時代環境不同，我們只要體會其精意大義，不必拘泥字句，才不會以文害意。本章篇幅頗長，層次段落也不容易劃分清楚，重要的意義，有左述各點：

一、爲政在人 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，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政治要以人爲本，必須一般人能明瞭政制的原理和價值，然後良好的政制才有人來運用和實行。「故爲政在人，教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」「仁」是人性，也就是人對人的關係和人與人間共同的理性，以此修道，以此修身，再以修明的人格，影響他人，感召他人，政治就可通行無阻。以下接着說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，義者宜也，尊賢爲大。」仁者，人之德，以親親爲大，義者，事之宜，以尊賢爲大，無論親親與尊賢，都要以禮來節制，政治上一切法律和制度，以及負政治責任者的生活行動態度，皆要合乎禮，才能合乎宜。

二、五達道和三達德 「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達是通常的意思，達道即通常之道，達德即通常之德，五達道、三達德都是人生所不能離的。五達道，包括個人對國家、對家庭、對社會的關係，「達道雖人所共由，然無三達德，則無以行之。達德雖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誠，則人欲問之，而德非其德矣」。領袖說：「五達道是說對人的關係，知、仁、勇三達德，乃是盡己盡物的本能，所以行之者一，就是說不論求知、行仁、尚勇，都要以精誠貫徹到底，所說一者，就是指成己成物的誠字，這誠字亦即是 總理所說的決心。」（註廿六）

三、三知與三行 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知與行皆對達道而言，智者生知安行，仁者學知利行，勇者困知勉行。人類資質有高下，環境有難易，聞道有先後，而其實踐之成功則一。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治人，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」知、仁、勇是人格的標準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，是求其達到知、仁、勇的入手方法。知、仁、勇是通常之德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是通常之行，德爲行之所本，行是德的實踐，所以說「近」。知道這三種入手方法，就知道所以修身，知所以自修其身，也就知他人之身修與否，故知所以治人、治國了。領袖說：「這是與大學的修、齊、治、平道理相互發明，我們人生認清楚個人在家庭、社會和國家中的責任，把握住三達德來修養，必先要自己能够修養完滿，而後才可以管理直接的部下，這樣管理，才能生效，這樣做事，才能有成。這是說明知、仁、勇三達德爲入德之門，非此不特不能修己治人，非此亦不足言政治，更無由達成其政治功效了。」（註廿七）

四、治國的「九經」

「凡爲天下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；尊賢也；親親也；敬大臣也；體群臣也；子庶民也；來百工也；柔遠人也；懷諸侯也。」領袖說：「爲政之常道，在乎由內及外，使天下人從最親近到最疏遠的都能各得其所，來達到政治的目的，就是所謂九經。這是和現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，但其條目雖可變通，而原理還是一樣。」（註廿八）九經就是治天下國家的九種常理，上述原文是列舉其條目，孔子對哀公所說甚詳，包括實行九經的功用，與實現九經的條件和方法，領袖把它列成「九經表」，並就主要條目用現代的觀點來說明其意義。本章原文在分述九經條目後，加以總結說：「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」以下就言、事、行、道四方面說明「豫則立」的效果。這段所說行之者一也，這個「一」，也是指「誠」字而言。行九經之法，在一「豫」字，「豫」就是實踐的準備。「九經」是行的條目，「誠」是九經最重要的基礎。

五、力學篤行與誠德 本章最後一段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，誠之者，天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；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，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領袖指出這一段總結全文，「是說明一切政治的原動力在乎誠，而完成誠之德行，要靠力學與篤行」。「誠」是道的本體，也就是宇宙自然之真，所以說「天之道」，「誠之」是學而後能，所以說「人之道」。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」，是說明誠的本能，只有具有圓滿人格的聖人生知安行，才能做到，一般人學知利行，或困知勉行，只有擇善固執，才能「誠之」。爲學的方法，不外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五項。學、問、思、辨，所以擇善而爲知，是學而知之，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，是利而行之，中等資質以上的人可以努力爲之。至於下愚之人，人一學而能，已百倍其力，果能如此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了。明與強也就是誠的兩面，明是光明徹照，絕無滯廢，強是自強不息，貫徹到底。明是擇善之功，強是固執之效。整個爲學工夫，着重在篤行。篤行是將所學的心得來踐履篤實、力行貫徹的時期，也就是學以致用的實踐階段。

領袖總結本章要義說：「在這一章裏面，孔子把一切爲政之要都說明了，這中間提到爲政的原理，爲政的方法和步驟，爲政的先決條件，爲政的內容與條目，而最後提出一個誠字，作爲政治的原動力。看去似乎是錯綜複雜，實際是很貫串的，他的主旨就是爲政要以人爲對象。從作爲方面來說，若要得人，就要修己，知、仁、勇的修習，與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的工夫，都是修己的內容。從目的方面說，要正己（古人說，改者正也，正己而後正人），也要納入於正，使各得其所，並且使各盡其力，而最後又貫以一個誠字，照應着通篇前後。」（註廿九）本章闡明以人爲本的政治原理，以五達道爲綱，以九經爲目，相互配合，而經由三達德來實現，立己立人，成己成物。誠是三達德精神力量所自出，故是修己治人的根本，一切政治的基礎。

叁、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義

領袖於闡述哀公問政章的政治原理之後，又就大學、禮運與其他古時政治學說相會通，說明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義，有以幾項：

一、以人爲本 中國政治哲學，一切皆以「人」爲本。大學的三綱八目，明德是存乎人的本性之中，親民的對象是人，止於至善，即擇善固執，也要由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中去把握；格、致、誠、正，正是個人的修養，修、齊、治、平，是由個人而影響到更大範圍的人類各個分子，都是以人爲本的。禮運大同篇，講信修睦，選賢與能，接親其親，子其子，以至男有分，女有歸，每一句，每一項，都指的是人，離了人就無所謂政治。最後一段雖講的經濟，不必藏於己，不必爲己，還是以人爲出發點。中庸所說的五達道，九經，對象無一不是在人。「整個的政治理想，綜括一語以貫之，就是要把人的品性提高起來，把人的價值或功效發揮起來，把人和人的關係修明起來，中國政治的目的，爲政的精義，就是以人爲本，所以說爲政在人」。

二、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合一 領袖說：「在中國政治哲學上，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大部份就是倫理哲學。從一個人的修身推到親親，再從親親推到睦姻任卹，推到仁民愛物，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組織，也染上了不少的倫理色彩，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……若專就倫理來說，仍不能不承認中國政治哲學，將一個人由內發展到外，將一個人對於外在的關係，一步步的推廣開去，是層次最分明，而步驟最確實的。照我個人的見解，政治的條件，雖然包含着軍事、經濟、文化的種種，但政治的基礎，實在是建築在倫理上面，這樣的政治，才是最有根基，亦最爲完善的了。」（註三十）倫理是闡明人在對人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，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爲行爲的準則，倫理不僅是指明某種行爲是正當的，而且還要從人生意義上去探求爲什麼這種行爲是正當的，所以倫理的教義，比法制更積極，更自然，亦更能深入於人心。

三、以天理爲思想的背景 領袖說：「我國政治之原理，是要使人人各盡其才，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。這種政治理想，與中庸所說九經、五達道，以及大學所說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配合起來看，實在是仁至義盡，極平易也極自然的理想，和歐美的資本主義，以私人資本佔有慾來刺激生產，或爲蘇俄的共產主義，以利用人類嫉忌爭奪的物慾，來強求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方法相比較，真有天壤之別了。這種思想所由發生，以天理爲其思想之背景，所謂天理，只是人人心中所同具的本性。」（註三一）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，在使人盡其才，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，這種理想，在禮運篇敘述的非常具體，禮運全篇認爲個人不能爲「爲己」的權利，而祇有「盡己」的義務。書經「匹夫匹婦不獲自盡，民主罔與成厥功」，更是說地方自治與民主制度的效用，不能使有任何一男或一女沒有貢獻能力的機會。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的理想，在修明教化，養成良好風氣，使人人知道自求多福，從勤勞互助造成公共福利，我們今天要造成三民主義的政治，消滅共產主義的思想，就必須有這種認

識和共同努力。

四、政治的出發點在民生 領袖說：「古時所謂仁政，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，救濟人民的痛苦。爲政之要，就在於竭盡能力，定出方法和計劃，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，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猶己飢之，這是負擔政治責任的人應有的自覺。古時以矜寡孤獨四者爲天下之窮而無告者，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此四者。這四種人，有的是老而無依，有的是幼而無恃，古時候因爲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，對這些人是首先顧恤得周到。現在的地方自治，亦就是要特別注意此點，才能說是真正的地方自治。」（註卅二）我國古時政治哲學，特別注意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，政治的出發點，完全是在民生，養老育幼是政治的要務，所以民生主義，除了食、衣、住、行之外，更要特別強調育、樂的重要。

領袖最後綜結說：「我希望各位同志切實記住政治的起點和終點，都是以人爲本，離却人，離却人生，即離却民生的政治，絕不是爲全體人類謀幸福的政治，由此可以體會政治的道理，瞭解我們自身的責任，確定我們實際工作的步驟，拿我國古來政治哲學已經闡明的精義，師其本意，勿拘泥其節目，與我們時代環境和實際情形相對照，把他融會貫通起來，先以修己治身，繼之以教導部屬，繼之以感應民衆，使屬於本身職權以內的事務，秩然就理，而一切有當於人心，有裨於國計……這是我對於各級擔當革命責任的幹部最大的希望，也是我講述自己研究我國政治哲學幾點心得的用意。」（註卅二）政治的目的，無非是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，政治的極致，不外使人人各盡其力，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，政治的基礎在於得人，而得人的先決條件，還在領導着自身有完滿的人格，和踐履篤實的精神。我們要仰體 領袖的苦口婆心，悉心研究，身體力行，必可一身受用不盡了。

結論

中國文化傳統精神重在道，學術與思想的大體系，主要在人心之仁，與可以推行於天下萬世之道。中國人的哲學，是從人生現實中建立的，這個現實，是理想與現在的融合。中國人講人生是科學的，心性之學，要從個人本身做起，以日常生活爲實驗，把自己人格不斷修養，逐次提升到更高境界，這就是身修、家齊、國治而天下平。中國哲學不是走純知識的路，而是生命的、智慧的，因而有境界的不斷提升。境界只是一種層次，一種表現，其精神完全在於工夫，境界的背後有其切實的工夫，除工夫外，並沒有另外一個境界。

儒家學說以仁與誠爲中心，仁較富於道德意味，誠較富於哲學意味。仁是人的本性，誠是天道，也是人道的根本。儒家人生觀，以中庸所說的天命之性爲起點，發而爲誠於人性的率性之道，進而到大學所講的修、齊、治、平，止於參天地之化育，重在內部生命力的一氣貫通。「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」，明誠合一就是天人合一。道統哲學思想，實導源於天人合

一觀念，而天人合一論的哲學，亦就是心物合一論的根源。

領袖從易經天行健之說，指出是行天的本性，也是人的本性，不但有實用之義，且教人以實踐之德，對於人性的光明活潑，是一項嶄新的觀點，對於天人合一、心物合一、知行合一哲理，提出有力的論據，實為中華道統的發揚光大。領袖所說的行，係指知行合一之行，亦即從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以至於篤行之行。所以行的哲學，也就是誠的哲學。誠是行的原動力，仁是行的目的——仁、誠、行，在領袖哲學思想中是三位一體的，行又為貫徹仁與誠的前提。學庸貫通的要旨，不外乎是，民族文化復興的根本，三民主義實現的基礎，亦不外乎是。

附註

- 註一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（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）二二三頁。
- 註二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十二頁。
- 註三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二一六三頁。
- 註四：總理「知難行易」學說與陽明「知行合一」哲學之綜合研究（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）十八—十九頁。
- 註五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三二—一三三頁。
- 註六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三二—一三三頁。
- 註七：大學之道上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四一頁。
- 註八：大學之道上篇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二三頁。
- 註九：大學之道上篇——科學的學庸二四頁。
- 註十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二頁。
- 註十一：大學之道上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頁。
- 註十二：參閱 蔣總統集第二冊一八七七頁：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的順序，也就是『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』的工夫，但是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，乃是修養工夫的順序，而決非各段分立的東西，而且這修養工夫入門的前提，還是要由朱子在中庸裏所說的存養省察工夫做起才行。否則，你如不能先着手於存養省察，那決不能做到定靜安慮；若是不能定靜安慮，那更不能體會到危微精一的心法。所以我認為定靜安慮是危微精一的前提，危微精一是定靜安慮的效果；而存養省察又是定靜安慮修養入門的基本工夫。」（孫子兵法與古代作戰原則以及今日戰爭藝術化的意義之闡明）
- 註十三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一頁。
- 註十四：同註十三。
- 註十五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五五頁。

- 註十六：大學之道下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六二頁。
註十七：大學之道上篇——科學的學庸四頁。
註十八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六三頁。
註十九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六七——一六八頁。
註二十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二七頁。
註廿一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五七頁。
註廿二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五九頁。
註廿三：中庸要旨——科學的學庸一六一——一六三頁。
註廿四：參閱科學的學庸一六五頁。
註廿五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〇三——二〇四頁。
註廿六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〇八頁。
註廿七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一〇頁。
註廿八：同註廿七。
註廿九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一九——二二〇頁。
註三十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二四——二二五頁。
註卅一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二八頁。
註卅二：政治的道理——科學的學庸二二二——二三三頁。